

三县交界处 这里地产丰富 人文荟萃 是一代名相诸葛亮

諸葛村

ZhuGe

后裔最大的一个聚居地

撰文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

中国古村落

诸葛村

◎ 撰文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诸葛村 /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 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0

(中国古村落 /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 主编)

ISBN 7-5434-4785-1

I. 诸... II. ①陈... ②楼... ③李... III. 乡村—
建筑艺术—兰溪县 IV. TU-8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23200号

书 名	诸葛村
作 者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
总 策 划	王亚民
责任编辑	周蓓 徐占博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张浩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深圳 (宝安) 新兴印刷厂
开 本	720 x 96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75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434 - 4785 - 1 / J. 340
定 价	45. 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在广阔的农村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少数在乡知识分子，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文化里。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同性，千变万化，更丰富多彩。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还没有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乡土建筑当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对建筑工作者来说，还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借鉴价值。没有乡土建筑的中国建筑史也是残缺不全的。

但是，乡土建筑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一个物种的灭绝是巨大的损失，一种文化的灭绝岂不是更大的损失？大熊猫、金丝猴的保护已经是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乡土建筑却在以极



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的精力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从聚落下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封建家长制的社区中，所以，乡土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和乡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作为它们的物质条件，乡土建筑包含着许多种类，有居住建筑，有礼制建筑，有崇祀建筑，有商业建筑，有公益建筑，也有文教建筑，等等。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系统。例如宗庙，有总祠、房祠、支祠、香火堂和祖屋；例如文教建筑，有家塾、义塾、文昌（奎星）阁、文峰塔、进士牌楼，等等。这些建筑系统在聚落中形成有机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规定着聚落的结构，使它成为功能完备的整体，满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乡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的制度性需求。打个比方，聚落好像物质的分子，分子是具备了某种物质的全部性质的最小的单元，聚落是社会的这种最小单元。我们因此以聚落作为研究乡土建筑的对象。这个研究目标本身规定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文献考查。

乡土生活赋予乡土建筑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力求把乡土建筑与乡土生活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便是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基本部分来研究。聚落的建筑大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力求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聚落的整体上，放在各种建筑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放在聚落整体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关系上。乡土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的共同基础，和它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乡土生活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和一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力求在这些关系中研究乡土建筑。例如明代初年“九边”的乡土建筑随军事形势的张弛而变化，例如江南和晋中的乡土建筑在明代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很大变化，

等等。聚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定形的，这个定形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我们也希望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对聚落作动态的研究。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建筑学的、史学的、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方法。方法的综合性是由乡土建筑固有的复杂性和外部联系的多方位性决定的。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抢救性的，所以我们不选已经闻名天下的聚落作研究课题，而去发掘一些默默无闻但很有价值的聚落。这样的选题很难：聚落要发育得成熟一些，建筑类型比较完全，建筑质量好，有家谱、碑铭之类的文献资料。当然聚落还得保存得相当完整，老的没有太大的损坏，新的又没有太多。从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来说，更希望聚落在各个层次上都有类型性的变化：有纯农业村，有从农业向商业、手工业转化的村；有窑洞村，有雕梁画栋的村；有山村，有河边村；有马头墙参差的，也有吊脚楼错落的，还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等等。这样才能一步步走近中国乡土建筑的全貌，虽然这个路程非常漫长。在区分各个层次的类别和选择典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细致的比较法。就是要找出各个聚落的特征性因子，这些因子相互之间要有可比性，要在聚落内部有本质性，要在类型之间或类型内部有普遍性。但是，近半个世纪来许多极精致的或者极有典型性村子都已被破坏，而且我们选择自由度很小，有经费原因，有交通原因，甚至还会遇到一些有意的阻挠。我们只能尽心竭力而已。

因为是丛书，我们尽量避免各本之间的重复，很注意每本的特色。特色主要来自聚落本身，在选题的时候，我们加意留心它们的特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再加深发掘。其次来自我们的写法，不仅尽可能选取不同的角度和重点，甚至变换文字的体裁风格。有些一般性的概括，我们放在某一本书里，其他几本里就不再反复多写。至于究竟在哪一本里写，还要看各种条件。条件之一，虽然并不是主要条件，便是篇幅。有一些已经屡屡见于过去的民居调查报告或者研究论文里的描述、分析、议论，例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类，大多读者早就很熟悉，我们便不再罗嗦。我们追求的是写出每个聚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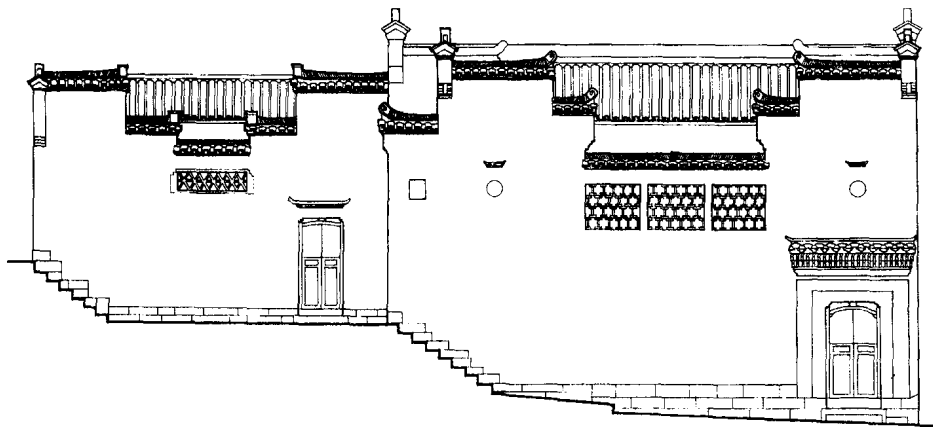
特殊性，而不是去把它纳入一般化的模子里。只有写题材的特殊性，才能多少写出一点点中国乡土建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挖掘题材的特殊性，是我们着手研究的切入点，要下比较大的功夫。类型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特殊性的挖掘，也都要靠细致运用比较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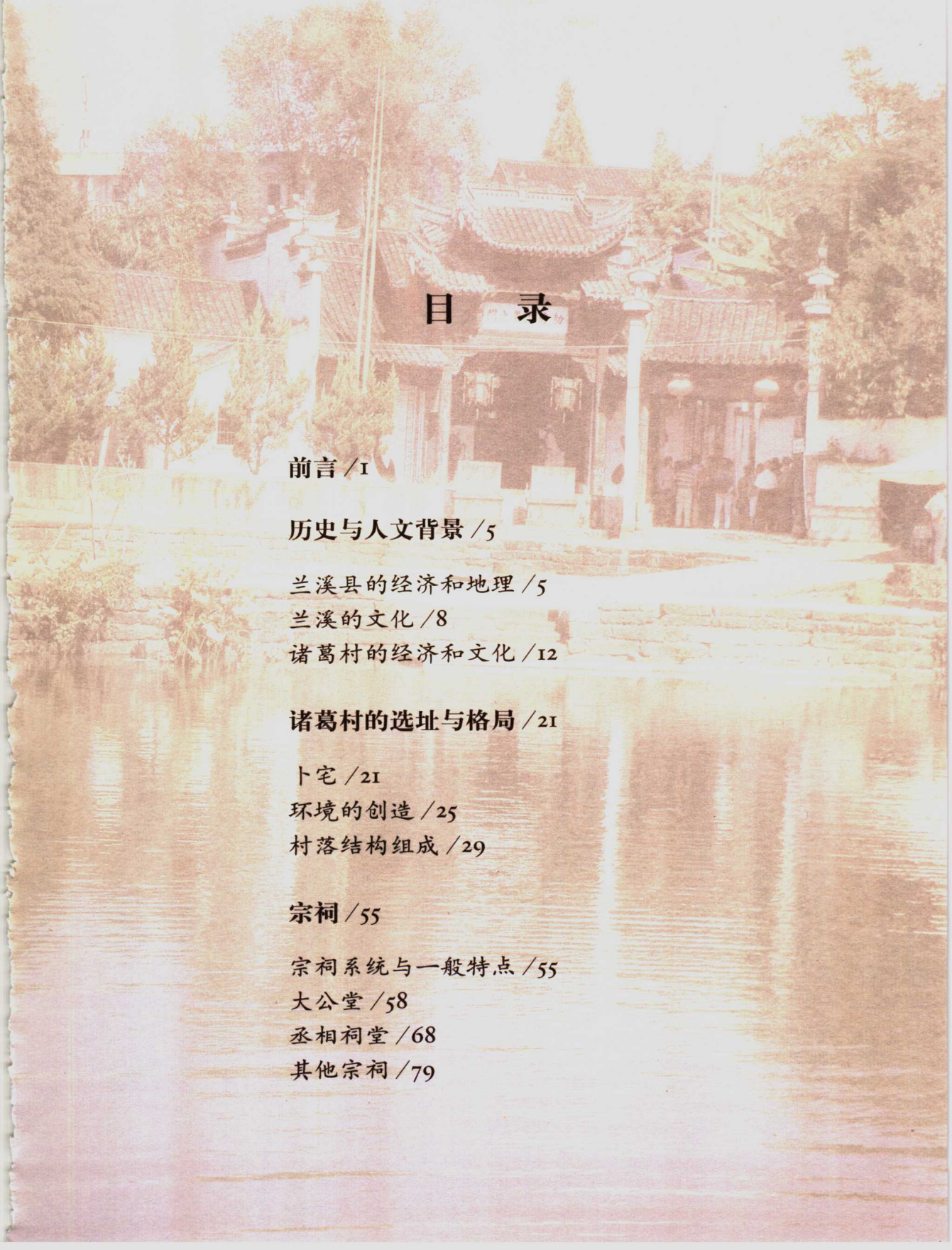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里每一本的写作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不敢在一个题材里多耽搁，怕的是这里花功夫精雕细刻，那里已拆毁了多少个极有价值的村子。为了和拆毁比速度，我们只好贪快贪多，抢一个是一个，好在调查研究永远只能嫌少而不会嫌多。工作有点粗糙，但顾不得了，请读者理解原谅吧！

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土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乐于也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陈志华

1998 年春





目 录

前言 / I

历史与人文背景 / 5

兰溪县的经济和地理 / 5

兰溪的文化 / 8

诸葛村的经济和文化 / 12

诸葛村的选址与格局 / 21

卜宅 / 21

环境的创造 / 25

村落结构组成 / 29

宗祠 / 55

宗祠系统与一般特点 / 55

大公堂 / 58

丞相祠堂 / 68

其他宗祠 / 79

住宅 / 87

美哉轮，美哉奂 / 87
基本形制与风格 / 90

商业建筑 / 133

商业街发展史 / 133
上塘的商业和商会 / 136
商业建筑 / 141

庙宇及其他建筑 / 151

庙宇 / 151
其他建筑 / 157

后记 / 161

附录 /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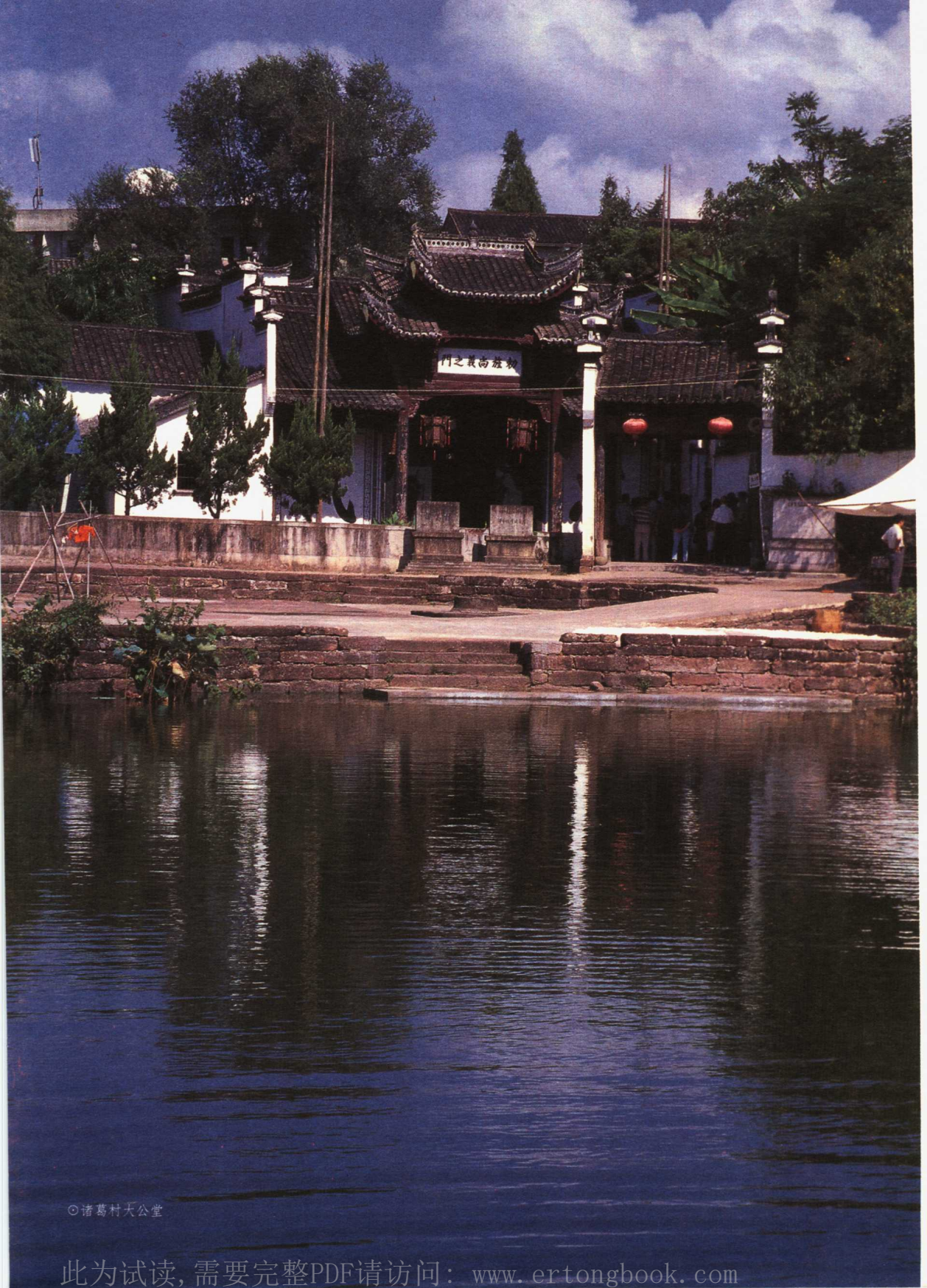
前 言

1991年秋季，我们在浙江省建德县新叶村研究乡土建筑，接近尾声的时候，就着手寻找下一个课题。新叶村的几位老朋友，带着我们在附近奔波，一天走几十里路。我们到过二三十个村子。这些村子都有不少古老建筑，有些村落相当完整。不过，比起新叶村来，它们的建筑类型少，聚落不紧凑，也没有新叶村的文昌阁和挹云塔那样突出的建筑物，因此，我们不甘心，继续寻找。

建德县的叶同宽老师建议我们到兰溪市的诸葛村去看一看。这个村离新叶村不过十几里，我们曾经多次从它旁边经过。它被包围在冈阜中，从外面什么也见不到，朋友们说这是个商业繁荣的小镇，我们没有进去。既然课题难找，后来觉得不妨去一趟。这一去，简直像探宝者发现了金矿。

诸葛村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一个聚居地，元代建村，有纪念武侯的大公堂，有叫做丞相祠堂的大宗祠。将近一百座古老而精致的住宅，群体基本保持原状。庙宇和牌楼虽然已经毁掉，但遗址还在。而且，村里还有一个热热闹闹生气勃勃的商业中心。恰好大公堂理事会的诸葛达和诸葛绍贤二位先生那天在场，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工作，再三表示，可以尽力帮助我们。我们做乡土建筑研究，最需要的就是当地父老乡亲的支持。我们当场就决定把它作为下一个课题。

经过1992年一年的工作，我们的认识逐渐深入。诸葛村是一个很特殊的村子，从明代下半叶起，村民们专长于经营药业。到清代，在大江以南的半壁中华，开设了三百多家药店。商业赢利回馈乡土，村里的商品经济也相当发达，村子由血缘聚落向业缘聚落转变。同时，孕育出了本土的市井文化，村民们开始以新的价值看待事物。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特点都一一在村落的结构布局和建筑本身直到装饰中有所表现。就举一个小小的有趣的例子吧：家产丰厚的人家，大



© 诸葛村天公堂

门门扇厚重，裹上铁皮，钉上大头泡钉，里面还有三道横杠，甚至再加上闸板。但它们外面又安上纯粹只为装饰用的一对花格扇，精雕细刻，极其华丽，而格心后面镶着木板，并不透空。商人们又要炫耀财富，又要保卫财富，那种得失心态表露得老老实实在。说大一点，诸葛村那么多精美的住宅，其实是封建宗法制度对初期商品经济拖后腿的产物。村民在外攒了钱，在族规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下，不得不带回家乡，家乡土地有限，就只好用来建造房屋，而且造得考究。然而，就在这过程中，商人们竟突破了宗法制度的藩篱，以繁华的街面市场取代大公堂和丞相祠堂而成为村落最重要的中心。商业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矛盾十分尖锐鲜明。

我们刚刚结束在新叶村的工作，那是一个纯农业村落，直到不久之前，才有几个人打开家门，安个柜台，卖些针头线脑儿、火柴肥皂。几百年间，那里的人辛勤劳作，对天下一切奇妙不闻不问，让他们的最俊秀子弟埋头于圣贤之书，以期登上青云之路。高高屹立在村头良田沃地之上的文昌阁和文峰塔，寄托着以血汗浇灌这片田地的祖祖辈辈的希望。两条五尺宽的小溪界定了村落的范围，村民万一死在界外，便不得安葬祖塋，以致人们从来不敢远行。到了人类访问月亮回来之后，新叶村外出做临时工的青年，一旦头痛脑热，还要急着赶回家来，害怕成为路殍。我们喜爱新叶村人们的淳朴忠厚，但我们也为他们沉重的历史负担感到压抑。

诸葛村的俊秀子弟们也有读书取功名的，但更多的是不忌惮医卜星相，甘为“四民之末”，抛妻别子，过州府、闯码头，拓业于遥远的异乡。他们把文昌阁寄放在庙宇的别院里，议论过造文峰塔而终于搁置，却在大红门联上骄傲地写上“利似晓日腾云起，财如春潮带雨来”。

带着对新叶村美好的回忆，面对着充斥于诸葛村屋脊上、梁枋上、牛腿上、格扇上、香插上、门板上甚至地沟篦子上的“古老钱”、“聚宝盆”，或者其它象征财富的装饰题材，我们多少有点儿失落感。但是对比新叶村和诸葛村，想到新叶村直到八十年代还拒绝公路从村边通过，而诸葛村在1932年就已经由丽明公司创办电厂，装上了电灯，我们仿佛见到了历史车轮前进的轨迹。

我们尝试在诸葛村的乡土建筑里发掘它生动鲜活的历史内容，描绘它二三百年来商品经济发展，血缘村落向业缘村落过渡的图景。不过我们仍然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把乡土建筑研究的下限定在本



世纪四十年代之末。那之前，处于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和停滞不前的技术，远远没有使诸葛村的建筑突破传统，它们仍然在古老的封建时代的传统中困守。

诸葛村的乡土建筑，就它们的本身来说，跟新叶村的相去不远，甚至跟皖南的、赣北的也相去不远。但是，仔细看去，诸葛村的建筑跟二里路外的前宅、萧宅，跟五里路外的里叶、回回营，跟十几里路之外的芝堰村、姚村、志棠村，又有明显的区别。如果深入研究这里的工匠流派，或许也很有兴味，但我们来不及做了，而且哲匠凋零，研究起来怕也不大容易了。

从这次研究一开始，我们就希望最后的成果在写法上与新叶村的乡土建筑有点儿区别，虽然基本的工作方法仍然不变。希望细心的读者能看出它们的区别来。

诸葛村的研究工作，全部是由台湾龙虎文化基金会赞助的。1996年2月，台湾的《汉声》杂志出版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上下两大册，这次在大陆出版，压缩了将近一半，不免局促。

主持研究的是陈志华、楼庆西和李秋香。陈志华主要负责研究的总体设计，指导学生测绘，并撰写除《商业建筑》一章以外的全部文字。楼庆西主要负责摄影和指导学生测绘，并给学生讲课。李秋香主持全部测绘工作，绘制了上塘中心的复原图，改绘了一批重要的测绘图，并撰写了《商业建筑》一章。参加工作的学生有邹革、孙栋、王静、张雪梅、刘畅、徐鸿全、林永铿、杨一诚、方晓凤、卜大芄、姜海、唐晓涛、夏非、柳澎、李义波、何可人和高茜。于丽新研究生也参加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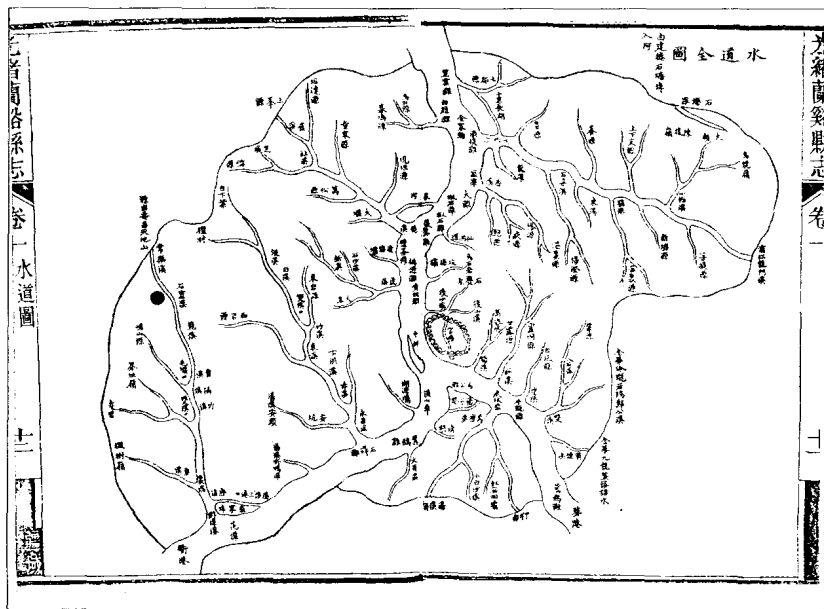


历史与人文背景

一 兰溪县的经济和地理

自然环境 我们所研究的诸葛村在浙江省兰溪县的西北部，是“古今第一良相”诸葛亮一支后裔聚居的血缘村落。建村之初，曾经称为高隆村，显然从诸葛亮高卧隆中的事迹隐括而来，到明代后半叶，渐渐转向以姓氏为村名，这是当地普遍的习惯。

兰溪县属金华府，即婺州，位于钱塘江的中上游。钱塘江的中游叫富春江，溯江而上，富春江在严州府（今名梅城镇）分为新安江和兰江（又名澍水）。兰江自南流来，上游有婺江和衢江，分别来自东南方的婺州和西南方的衢州，相会在兰溪的西侧。婺江与富春



◎《兰溪县志》中兰溪县水势图



江之间隔着龙门山，与衢江之间隔着仙霞岭，衢江与新安江之间隔着的是千里冈山，脉从皖南迤邐而来。兰溪县就在这三道山脉交会之处的浙中丘陵盆地中。

兰溪由金华玉壶山翔舞起伏，直走大河之滨，融结为县治。后枕层峦，前挹九峰，西北则寿昌、建德诸山，排衙列戟，周围环拱。兰阴一山，屹立横亘，近如屏障。衢、婺两港皆数百里奔流至此，汇成巨渊。

《光绪兰溪县志·形胜》里写的兰溪的山形水势可谓十分雄壮。

商业和手工业 位于丘陵区的兰溪，就整个县境来说，农业处于中下水平，光绪《兰溪县志·田赋》中说：“邑当山乡，罕平原广野，涧溪之水易涨易涸，往往苦旱。厥田惟黄壤，厥赋中下。”然而从南宋以来，渡江之民，云集二浙，人口压力逐渐增大。正像晋商和徽商一样，故土的不利于生存，迫使他们在商业上求出路，兰溪也有大量的人弃农从商。兰溪人经商占有地利，它和皖南的徽州、赣北的景德镇、江南的苏州和本省的杭州，都相去不远。这些城镇，从宋、明以来，商业和手工业便很发达，兰溪与它们都有水路交通，因此，兰溪在南宋就有水驿站，叫澂水驿。诗人杨万里在从江西奉诏赴杭州行在，乘船在澂水驿夜宿，写下了几首诗，其中一首道：

系缆兰溪岸，开襟柳驿窗。
人争趋夜市，月自浴秋江。
灯火疏还密，帆樯只更双。
平生经此县，今夕驻孤幢。

灯火帆樯，且有夜市可趋，兰溪这时候已经相当繁华了。兰溪也有重要的陆路交通。明、清时期，从北京到福州的驿路经过兰溪城，有驿站，名为兰皋驿。有这样的地理位置，农业容纳不下也养活不了的人口，自然纷纷转向商业和手工业了。

早在唐开元元年（713年）陈藏器著《本草拾遗》就说“火腿产金华者佳”，金华火腿大量产于兰溪。北宋《太平寰宇记》说：“酒出兰溪美”，这些都是农产品加工。真正的手工业则有北宋熙宁年间

在县东开铜矿，在兰江边建造船场，为浙江造船中心。据张秀民著《南宋刻书地域考》，兰溪是婺州四个刻书点之一。又据《浙江通志稿》，纸币的使用，也于宋绍兴元年始于婺州。到了明代后半叶，随着东南一带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兰溪的手工业和商业更加繁荣。据万历《兰溪县志》，手工业有“攻金之工、攻石之工、陶工、冶工、缝衣絮业之工、捆履织席之工”，等等。商人则远达广东、福建、四川、淮北、苏杭、南京，“以舟载比比也”。兰溪一县的赋税将近占金华总数的三分之一。

明、清易代之际，浙江遭到严重破坏，婺州更遭“金华三日”的大屠杀。但不久经济便有所恢复。

由于兰溪的特殊地位，四方商贾纷然而来，先后设了会馆。其中，徽州人（新安人）与兰溪的关系尤其密切，万历《兰溪县志》说“徽贾纷集，市兴矣！”他们对兰溪商业、银钱业和典当业等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兰溪商人也分赴外地建造会馆，李渔撰扬州兰溪会馆联：

一般作客，谁无故土之思，常来此地会会同乡，也当买舟归潞水；
千里经商，总为谋生之计，他日还家人人满载，不虚骑鹤上扬州。

渲染故土之思，渲染满载还家，反映出当时的商人，虽然不辞千里谋财，依然是封建性的，观念中还没有摆脱土地的束缚。

太平天国战争，浙江省破坏惨重，兰溪也遭大难。幸而灾后恢复很快，同治年间，兰溪已经有银楼两家，钱庄十五家。到光绪时，典当业兴起。这时，兰溪有码头三十二处，甚至有了专业的码头，如药业码头、煤炭码头等等。

平渡镇、香溪镇和离诸葛村只有十五华里的永昌镇、离诸葛村四十余里的游埠镇，都是工商业很繁荣的大镇。

药材业 兰溪盛药业。《兰溪实验县商业概况》（1935年）说：

浙东各县多产药材，因兰溪交通便利，多集于此……甚至闽、赣、皖南，需要药材亦皆仰给焉。且本县习药业者亦较各业为伙，……凡浙东各县药店，兰溪人开设者实居多数。



到各县或外省开设药店的兰溪人形成父传子、亲带亲的“药帮”。在兰溪县城，有一个徽西药业公所，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建立了一座一千多平方米的药皇庙。道光十九年（1839年），公所在兰江建船埠，设义渡，称药皇渡。兰溪县的药业从业人员中，诸葛村人又占了绝大多数。“徽西”指的就是兰江以西，诸葛村是徽西最重要的药材专业村。

世代经营药业，精通中药的鉴别和加工炮制，带动了医术。早在宋代，兰溪县城就有惠民药局，康熙《兰溪县志》记载了一所医学，历代名医辈出。

二 兰溪的文化

文物名邦 兰溪也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唐代“甘露之变”死于宦官之手的丞相舒元舆和唐末五代的诗僧贯休都是兰溪人。自范仲淹提倡各地创立书院以来，宋、明两代，兰溪有书院不下十四所，其中至少有五所是宋代建立的。朱熹、吕祖谦、王鲁斋、金履祥、宋濂、王阳明几位大理学家或者在这些书院里短期讲学，或者长期主持它们。文风盛，科第成绩就比较高。宋代，兰溪有进士一百一十二人，香溪镇范筠一家“十子九登科”。明代有进士六十六人，弘治三年庚戌科，金华府的四名进士都是兰溪人，成化十一年乙未科，金华府的名进士中兰溪籍的占了三名。清代成绩下降，但初年还有二十一人考中进士。雍正《浙江通志》说，浙东八郡五十四县中，“巍科显仕”，以兰溪为第一。

兰溪西距大理学家朱熹故里婺源不远，西北为皖学之乡徽州，都有水路可通。学人之间互相激荡，兰溪也出了几位重要的理学家。首先是香溪镇的范浚，创立了金华学派，或者叫“婺学”。范浚之后，婺学代表人物为吕祖谦兄弟和陈亮，都是金华府人。婺学大盛于宋、元间的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其中金履祥，字仁山，是兰溪纯孝乡桐山后金村人，村距诸葛不足二十华里。再以后，则有明初的宋濂、方孝孺和稍后的兰溪渡渎村人章懋。

与理学家同时，兰溪自宋代以来，还出了不少治经史文学的学者。最著名的，宋代有杜汝霖一家，与陆游、辛弃疾等交往。明代则有胡应麟。据明代《两浙著述考》的统计，自明代，兰溪有五十一人